

淡窓六種

淡窓小品

卷之二



序

廣惟孝以其所編淡窻小品示予曰此編也家
君題曰鼠壤餘蔬則似不足傳者子以爲何如
予曰先生不以能文自居人亦不許之此編存
亡毀譽無益損於先生若在我輩不得不傳也
義府析玄諸書高雅淵奧不愧古立言者雜文
則不得已於人請也餘蔬之稱以談笑之資無

關義理也。然予竊察其行文之際，直揭胸臆，無有依違，洒洒落落，不拘繩墨。蓋平生所蘊觸物而發，亦豹一斑也。晉人世說於義理世道有何關係，而清詞冷語，古今以爲談柄，是天地英華也。此編即英華所存，不可磨矣。朱紫陽與陸務觀以詩人被薦，王新建與李何諸子唱古文辭，今世未有以詩人文士待二公者。先生詩名海

內莫不知實托於詩，以自遣耳。義理之學，經濟之說，行將昭昭於世。予想後之崇先生，何啻今日而已乎。嘗讀漢魏叢書，孔文舉諸葛孔明諸賢皆有集焉。此非自編，非經門人小子之手，後世所爲也。故出於假托者居多。今此編而不傳，後世尊崇之餘，惜雜文不存，收於彼，拾於此，而真偽相半，則將反累先生，而子之與我，安所逃。

其責乎。惟孝曰善。佐伯潘文學劉龍撰。

凡例

一家君弱齡有志文章。以眼疾不果。吟詩消閑。然亦留意理數之學。著義府析玄諸書。又因人請作題跋類。要主簡短。不欲費目力也。雜文久委蠹魚。孝竊惜之。故加編纂。姑錄二卷。餘待他日。一舊稿題曰淡窻題跋。或曰遠思樓小品。孝既編纂。請正其名。家君手題曰鼠壤餘蔬。姑併錄二名。

一舊稿不分體製。隨年紀錄之。今仍其舊。詩則有別集行世。近歲不復多作。今附文後。

一家君不談國事。若逢大人。諮諏答以邦言。集中無論策類。以此。

一舊稿多使高足弟子。施批評。今摘要附焉。

安政乙卯孟冬廣孝敬識

淡窻小品

一名鼠壤餘蔬

卷上

苓陽廣先生著

男孝編纂

隨筆

上天下地大矣。而南之南。北之北。不可得測。古往今來久矣。而始之始。終之終。不可得知。不獨此也。一髮之細。析之為千。為萬。其細者。未有盡。一瞬之短。分之為億。為兆。其短者。未有止。人知所不能究。何獨遠大者乎。故聖人斷之以天。天之為物。其何

如哉。群有之府也。萬理之源也。凡物有形者本之無形理可言者本之不可言而後定矣。劉龍曰此學者安心

立命處即孔氏正脈

先儒有言曰。天地如樹木。萬物枝葉。而人其實也。此喻極確。蓋人之有心。猶實有核。核中具本幹枝葉之象。猶人心具萬理也。

鬼神有氣而無形。有知覺而無念慮。人叩之則應。不叩則不應。猶鐘有聲。叩之人也。然聲者在鐘。幾

鬼神者。專屬之人心之靈。殊不知天地之間。唯是

一氣人身之內。人身之外。皆有神存焉耳。長允曰執無鬼

論社稷宗廟可廢而聖教壞矣。所以惡彼佞者也。

刻木而象人。謂之神。畏敬存焉。聚紙而成卷。謂之經。尊崇存焉。若謂之木。謂之紙。於理無不可。而畏敬尊崇之道亡矣。聖人尊天。謂之上帝。齊明盛服。祭於圓丘。若曰天即理也。先儒論評之餘。偶然及之。非以立教。否則近於以神為木。以經為紙矣。故

曰。可。以。言。可。以。無。言。言。害。義。

竺五岳曰先生之學雖本窮理大有斟酌

蓋有見於古人妙用

大陽初升也。滄滄涼涼。萬物如新。人心亦奮發興起。欲有所為。猶少壯之時。振於功名。其西傾也。萬象黯然。人心淒涼。而懷古觀世之感並興。猶衰老之後。觸物多感。人心一日之中。固具一生之變。以此推之。十二元會之說不誣也。

人之生世。其初也可樂。其終也可悲。其為兒童中

心熙熙。有生之樂。而無死之悲。及至老境。百感交生。身亦隨逝。此雖賢達所不免也。故老不可不養。帛其衣。肉其食。使孝子慈孫務盡其力。是聖人之養老也。創淨土說。以生欣求之心。使不希其生而樂其死。是釋氏之養老也。劉昇曰名言

教化之道。惡可變為善。成康之世。刑措不用。是也。愚不可變為知。論語下愚不移。是也。故善惡習也。知愚性也。夫天地賦生。少人而多物。少智而多愚。

蓋一人可以用衆物。一物不可以供衆人。一智可以役衆愚。一愚不可以事衆智。故聖人上少者而下多者。使各適其宜耳。

夜過公門而下車者。賢人也。責以死難。則不能侍。宴而絕冠纓者。浪子也。可借以救危。故曰。勿求備於一人。

申生之孝。尾生之信。陳仲之廉。鮑焦之貞。皆信道之篤。而處義不當者。聖人所不與也。然聖人設教。

之初。豈不思後世有此等人乎。若以此爲慮。不立名教。則商臣之逆。張儀之詐。柳跖之貪。馮道之和。將比肩而立。譬如神農嘗藥。以制醫方。非無庸醫。誤治之慮。終是賢乎已。允可以破祛。篋篇之惑。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此有所斥。據周禮斷之。非百代通義。嬴劉以後。旣不可以此律之。至我邦本與漢禮異。如伊勢神祖廟。億兆歸仰。此皇基所以歷萬歲而愈固也。設教之意。豈不遠越西土。

哉。而儒者欲據彼改此。誤矣。

儒者必稱三代。然杞宋不徵。其所依據。獨有周禮而已。周之制度。過於文弱。以致七雄之亂。子曰。虞夏之道至矣。殷周之道不勝其敝。我邦欲法西

土。須著意於此。龍一雙眼

漢人卑外國。而其國併於韃。卑異教。而其民化於佛。我不知其以何解嘲也。古人尊德卑力。後人德不足以化人。而徒知卑力。則其兵弱矣。所以併於

韃也。古人尊正卑權。後人正不足以立身。而徒知

卑權。則其術疎矣。所以化於佛也。龍至言確論陰陽不可偏廢一

部義府殆為之著也

漢之為邦。其土廣。其財富。其民仁。厚加以聖賢設教。禮樂文物之美。求之於五大之洲。不可多得。無

怪於其以中華自處也。允儒者尊漢如是而足矣抑其富饒也。

無俟於異域。唯重保守。而外夷接境者。率多不毛。必有所侵掠。而後可以自養。志在保守。則文弱自

安志在侵掠。則武強惟勉。此猶麋鹿而與豺狼同處。漢併於韃。爲是故也。蓋往年西域諸邦。其富饒者。往往爲韃部所有。不獨漢也。顧天地之運。當陰盛陽衰。北興南廢之候乎。運數巡環。無往不復。不可以此爲常也。龍前章似專抑漢。故斯解之也。

送圭師序

余幼讀古之書。既長慕古之風。因思天下之大。豈乏如古人者。元豐三古。字可味。然身伏僻境。不得遠求。遂

不自揣。以教授爲務。不設藩籬。以延奇才。異能之士。亡幾有千里之外。裹糧而來者。既經十年。門客益盛。於是一時所稱爲雋。蓋得三人云。一爲中子玉。豐南人也。長於文辭。二爲浮屠圭師。信人也。素精禪理。兼通夏音。三爲岡子究。周人也。從事方技。研究西洋之學。子玉奇而艷。圭師清而和。子究健而純。皆超然於流俗者也。余之與三人游。中心皦皦。不知老將至。乃歎曰。誰謂今世難復見古人耶。

昇文辭高古不類今人口吻子玉到筑。謁我師龜子。龜子以爲

才子。贈之以詩。子究游長崎。亦過於筑。龜子美其篤志。作文送之。既而圭師亦往。龜子一見心醉。援之使留。虛館舍焉。宿而又宿。信而又信。遂及半歲。所贈詩文至百餘篇。以爲平生未嘗有此奇遇也。沈中岡客圭師主詳畧得體圭師去筑而復來。豐遂欲東遊。三都之間。請余贈言。余曰。才難得也。人難知也。名易敗也。三者不可不思焉。余之門客以千數。而獨取

師與中岡二生。豈不才難得乎。師假令取於余。捨於龜子。則余爲不知人。今而余自喜所見不差。若夫龜子。則將待師之行事。徵於天下。而後喜。豈不人難知乎。青衿驚世。白首無聞者。往往爲然。非始知而終愚。人於少壯諸生。望之也淺。故錄其美。不錄其醜。於耆宿名家。責之也深。故揚其短。不揚其長。夫師在叢林。唯釋子識之。其入余門。縫掖之徒亦識之。及見賞於龜子。海西之人。少不識者。若東

遊之日與三都豪傑交其名愈著其望愈重而人責之將愈深豈不名易敗乎昇微言諷諭圭師曰善哉夫子之言不獨爲余今子玉在東都余將以此告願夫子告子究於長崎余異日成名於叢林乎子玉則文辭子究則方技三人鼎足而立庶幾不負夫子與龜子哉昇此中年之文文勢頗緩不與老年峭潔同然亦淡雅可味

送岡子究序

岡子究。豈不誠豪傑之士哉。其於學也篤信所聞而固執之。行事質直而方。言論明白如日月皎然。文辭雄健富贍如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求諸當世人未見其比也。子究山陽人。西遊我黨有年。及其東歸。請言於予。予曰。昔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夫以伯玉之賢。雖少壯時。豈違道悖義乎。蓋好學之篤。虛已受人。衆思會焉。群言集焉。日就月將。至老未止。然後顧往日所爲。則始有不慊

於其懷者。唯其進德。是以能知其非也。眾人則不然。先入之言爲主。有後至者。扞格不受。學術行事。一成無變。又何知非之有。今子究東歸。有講業於大都會之志。據天下之圖書。交海內之英俊。其益廣哉。且其齒未也。中年所詣。未可量也。然則嚮所信者。或變爲疑。耶。固者。或化爲博。耶。質者。文而方者。圓。耶。微以寓明。玄以藏白。耶。淵注海蓄。以收沛然者。耶。岳字字與前相射。照應之最巧密者。抑此可爲子究言。難爲

眾人言也。子究往哉。想十年之後。我再見子究。非洛之表。則墨之泐矣。握手論心。以及往日耶。及其行事。輒蹙然曰。少年客氣。久而自悔耳。及其所著述。輒幡然曰。未成之業。既附諸炎火矣。於是乎果知子究之爲豪傑矣。園文勢雄快。恰稱其人。園前篇。婉此篇直。要皆忠告善導。

王裒論

王裒。嵇紹父。皆爲司馬氏所害。及晉代魏。裒終身隱居。紹則出仕。皆傳名後世。而論者揚裒抑紹。予

謂隱居報親出仕報國其義一也。夫父母之讐不共戴天。二子宜草行露宿。漆身為厲。否則散金募士。以施狙擊。既不能然。居其土。耕其田。屬其籍。奉其政。曰不受國恩可乎。哀終身不向西而坐。以明不臣之意。及天下亂。守墳墓不去。為賊所害。哀仇晉甚矣。而上不加戮。不以王者仇匹夫也。其於賊也。非一毫相犯而殺之。如狗彘無王者之國。不可一日居也。然則隱居數十年。三徵七辟。不應。以成

高尚之節者。國恩也。朝夕上塚。攀柏涕泣。每值雷鳴。往護母墓。以致愛親之誠者。國恩也。門生千數。教以孝弟。至廢蓼莪之篇者。國恩也。名書青史。以傳百世者。國恩也。及賊兵至。欲受延一日。以為前所為得乎。我想哀臨將死。或向西再拜謝。從來國恩之重。亦不可知也。允靈蚤一嘯樓閣現空奇絕妙絕 哀猶如此。紹可知矣。麗假容形王簡妙 故以復讐言之。哀亦不為純孝。以報恩言之。紹亦不為無由。無分優劣可也。麗

林之士忘却國恩往往往
而然此篇警醒不少若哀守墳墓不避賊害至
性可嘉惜未聞道也人之死也精神歸天骨肉委
地聖人制禮迎既歸之神祭之於廟骨肉則務埋
藏之而已故古人去國辭別墳墓載木主而行君
子進退出處義之與比見幾而作危亂不居孔子
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守墳墓之說起於流俗
古所無也此無他鬼神之義不明以墓爲藏神處
也龍師說載於義府可併考哀雖名儒所見不免世俗至以親

遺體殉諸枯骨悲哉故予特表之戒世爲人子者

豫讓不仕范中行氏辨

豫讓欲爲智伯報仇趙襄子詰其不爲范中行氏
後人遂從而疵瑕之襄子之言誣妄信之者謬矣
夫范中行二人也春秋之末名分未亂與戰國從
橫之時異可以一臣並仕二君乎范中行與趙氏
構難晉士大夫不與彼則與此讓若與二氏可謂
之黨而謂之臣妄一也二氏初攻趙鞅既而知躒

與韓魏助趙。始終與二氏相仇者趙也。使讓報仇亦宜。在趙不宜。在知而曰知伯滅二氏。妄二也。二氏之亂起於春秋定公時。蟠結十餘年。至哀公四年。荀寅范吉射奔齊始定。後三十八年趙無恤殺知瑤於晉陽。使讓當丁壯而與二氏亦七八十矣。老耄之人豈能任刺客事乎。妄三也。顧讓之父祖有黨二氏者。而襄子詰之。歟。宜其不屈也。讓俠客也。務立氣槩者也。假令有衆人國士之說。亦其本

色已後人。律以顏曾冉閔之行。猶衣後。狙以周公之服。責其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太史公列之刺客。與專諸聶政同伍。可謂知人。但其據國策之文。情實錯忤。使壯士枉蒙汚名。不得不爲讓一雪之矣。

岳辨析詳明壯士解顏於無何有之鄉

木仙翁追禪集序

樂而後笑。人不厭其笑。哀而後哭。人不厭其哭。文亦然。必生於情。而形於筆。人有所感。請我文以鳴。

之我漫然以應。不樂而笑。不哀而哭。喻如無病而
呻吟。豈不使聽者厭乎。浪華一肖子寄書曰。先師
木仙翁既歿十有三年。世之俳士多追慕之。詠今
輯成卷。請爲之序。予披書而淚下曰。嗚乎。此非先
伯父之執耶。予幼爲伯父所愛。長於膝下。伯父善
俳。俳士之俊多與之游。而同門同志特相親善者。
莫若翁。翁昔遊海西。叩伯父之廬。淹留數旬。予方
孩提。匍匐於几榻之側。未及識翁而翁識予矣。頃

伯父門人編纂遺稿。予素不習俳。自愧不能盡力
於其事。因題卷末以述悽愴之感焉。夫予之不習
伯父之道。雖其執友若翁者。未嘗以尺簡相問。不
亦愧乎。今會追遠之舉。以數語代一哭。誰謂之無
病而呻吟乎。一肖子當薦享之際。爲我誦之。翁其
蹶然於無何有之鄉。以爲猶觀昔日匍匐之態。蓋
亦不厭聽之而已。先伯父世稱秋風月化翁者。是
也。禹俳書之序。豈所樂作。故主伯
父成說。結亦歸重焉。立言得體。

甘雨臨別乞言爲書數語

以予觀甘雨其張子房流亞耶容貌疑於婦人而英銳之氣不可當也子房學老子行事變化猶龍不可知然以漢高猜忌反於子房恬不挿意豈非不可知之中有可知者存焉耶甘雨深沈精悍退藏於密人唯見其不可知耳蓋得子房之體而未盡其用也龍體用格言以甘雨之才當有遇於明君英主之時故以此爲規

題迂言管

迂言六篇不載撰者姓名於人家所嚮故紙中得之書言經濟之說專主列國不及天下蓋成於侯國微臣之手以身不在其位不敢自顯也其指斥近時病弊多中事情至論施設之方有可行焉有不可行焉以迂爲名可謂善于自處矣昇爲旁觀語抑揚有趣編次錯亂又有散失頗加修理命侍史謄之爲帳中之秘觀有昇平二百之語其人距今未遠或

存在世恨不一見之以盡其蘊也。元落句無庚子仲秋稔書。

題綠猗園詩稿首

中野子與予論詩也。予曰：筑地產茗，請以茗為喻。製茗者擇細葉嫩芽而摘之，所得不過數升，而可以供嘉賓。若取粗大者，則嚮之數升，可得數石，然適家人婢僕之用耳。中野子適然而笑，蓋有契於心也。其初作辭多而意少，語長而味短，未免與粗

大者同科。後來愈精愈細，雋永可味，能使嘉賓粲頤者矣。夏假數年，使讀者清骨通靈，兩腋習習生風，豈其難乎？辛丑孟夏書。西先生於詩猶易牙於味，假若為喻，獨得之境。

書淡溪遺稿後

淡溪於予，未有一面之識，唯以詩求評耳。其子君實，其甥重叔容，則從予遊。予觀二子忠信恭謙人也。後選門人作為宜園百家詩，淡溪亦以其詩入

馮淡溪年齒與予伯仲。未嘗委贄，而自居門人之列。何其謙也。予於是知二子行事有所本也。淡溪之詩清新綺麗，寓思於花草蜂蝶之間。昔宋廣平作梅花賦，人謂其不與平素類，殊不知忠信在內，文彩露外，自然之符也。予於淡溪見之。固宛轉辛流利丑孟夏書。

跋豹皮錄後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夫古所謂名者，所重在

立身行道，不必求名而名從之也。今之士大夫世祿世官，故不生其家者，身不得立，道不可行，而名亦泯然於是乎。或事詩文，或事書畫雜技，要求名不朽耳。此豈古之名乎。不得已也。碩溪子之以豹皮命著書，取於王鐵槍語，意在爲古賢傳名，非自求名，但其所紀述皆軍國要務也。我知長國家者，必有採於此書。然則其言行而道從之也，其道行而名亦從之也。此非詩文雜技可比，而庶幾古所

謂名者矣。

九搖曳生姿

辛丑孟夏書。

松子登詩集序

天生文人。必與山川相稱。蜀山三峽之峭險。有太白子瞻之奇逸。輞川西湖之清麗。有摩詰君復之秀雅。以此推之。無往不然也。予少遊筑。其地瀕於玄海。雲濤渺渺。直與支那朝鮮相接。每觀風潮所鼓。簸揚天地。吞吐日月。未嘗不驚膽破魄也。若夫函崎那川之際。青松如薺。白沙似雪。激波見底。遊

魚可數。則又生優游自適之意。

文中

乃讀當時

鉅匠詩。率皆雄壯豪邁。與彼驚膽破魄者相似。至平淡清遠。使人生優游自適之意。未之見也。是猶有所待而發者耶。松子登筑人也。予在彼時。未及相識。歸鄉之後。始以文翰往來。近寄其詩。求為之序。受而讀之。優游之意。自適之情。油然而生。宛如身在昔遊之境。於是益信所見不悖。嗚呼。子登之詩。天所籍以鍾山川之秀者。必與山川不朽矣。

岳數

骨子一篇予因讀子登詩有感扶桑名山大川不可
勝數其偉觀奇景豈必讓禹跡之邦乎而至於詩
文寥寥不相抗先賢有言曰天地生物無不足之
理而人常有不盡分處世操觚者流其可不思乎
子登之先居筑既數百年號為名家子登樂善好
學喜與賢士大夫游其信義著於鄉里名譽播於
上國人重其詩實以有重於詩者存也固一轉
寅季春書有九

遠帆樓詩集序

子達於予何其多所肖耶予生南豐子達生北豐
境相隣也生於畎畝變業為儒跡相類也隱居教
授不願仕進志相近也愛耽詩律而喜清真古澹
之旨不樂當世纖艷之習嗜好相同也從予游者
凡數千人非無奇偉非常之士而求其實未有子
達之能肖其師也先是予弟子為予刻遠思樓詩
抄近子達門人將梓其師集題曰遠帆世論詩者

或以二遠並稱乎。嗚呼。又何其名之相肖也。尤名實字

相映抑予不解琴棋諸戲。不喜與俗人應接。又不善

飲。未及三蕉葉。委頓困敗。子達善棋。性好賓客。於

人無所不容。飲至數斗。溫克自若。予之書樓。墜在

萬山之底。所見不過一二十里。子達之樓。近海。近

眺二豐。遠望防長。風帆之往來。隱見於鳴喚烟雲

之際者。一一皆為窻櫺間物矣。此數者。予之不能

肖子達也。岳人或謂子達肖淡翁耶。淡翁肖子達耶。此篇極力形容中間及零細事。則游

戲作耳顧予齒既過者。無能為也。子達纔強仕耳。自

此以往。過艾及耆。其所造詣。未可量矣。然則子達

之能肖予。予之不能肖子達。豈唯數者乎。我恐二

遠之稱。唯在今日。而在後日也。岳結末。古人着力處。先生最臻

其壬寅季秋書

與某某二上人書

嘗聞佛於衆生。能度有緣。不能度無緣。若僕者。可

謂之有緣耶。將無緣耶。僕不學佛。然聞其概略。業

因心造境。隨業現。佛理者然似不悖天樂地苦。唯我所取。若能明心悟性。則可以遊造化機關之外。僕於斯說。未嘗不嘆服其高妙也。若夫仰薩埵之容。則肩鬢聞鐘鉢之聲。則耳酸。見堂塔伽藍之盛。幡幢葆蓋之美。則心怯。身蹙。若將浼然。亦我輩蓋所好者其意。所不好者貌也。是其於佛。在有緣無緣之間。則自佛視之。將在能度不能度之際矣。兩公以度生自任。於全無緣者。尚且不愬然捨之。况

於小有緣者耶。故僕敢以所疑質焉。古文人墨客奉佛者。率在禪與淨兩路。禪之為說。以心治心。無待於外。面壁靜坐。可以悟道。此僕所願聞也。然所謂悟者。豈容易哉。世高僧有半生修禪。及一旦罹疾。心志惑亂。不得其力者。况俗輩乎。恐如王夷甫平生清談。臨死而悔也。淨之為教。不捨愚夫愚婦。捻珠念佛。亦可以詣淨土。此僕所宜為也。然而宜於鄉之肩鬢耳。酸心怯。身蹙之地。俯仰曲折。以致

其誠恐如陶淵明志在爲官及見督郵解印歸去

也。九聞鐘迴車待酒攢肩畢竟此意此二者僕所不能決也。兩公

一爲禪門之秀一爲淨家之伯顧其於度生之方

講之明矣教亦多術安知不有非禪而禪非淨而

淨以合文人墨客之機者乎若辱教示幸甚。九先

愛佛老其於釋氏交遊最廣世稱通儒

題名家印藪管

聲色臭味樂之濃者也詩文書畫樂之淡者也至

篆刻一事淡之又淡者也人樂其濃而我樂其淡

樂之奇者也世事篆刻者集平生所作爲譜是未

奇矣好古之徒遍集古印篆是奇矣馭風主人則

親叩海內名家必得其人若其子孫所手押是奇

之又奇者矣予也所樂在詩文亦有意於淡而未

太淡則未太奇是以有傾倒於馭風主人乃爲印

藪叙繫之以詩乞畫求書既作堆一編印藪更奇

哉朱痕每紙淋漓濕盡是名家手押來

游綿溪記

天保壬寅之歲。予遊大村。留賓館數月。府城之下。有琴湖。風景明媚。苟有暇日。必出遊焉。今茲乙巳。再往。問藩中諸子喜遊者。曰：琴湖之外。猶有佳山水乎？對曰：有綿溪者。人未及知也。予欲往。皆曰：境僻途險。不足勞嘉賓之駕。予意未已。乃曰：我為之導。凡百餘人。以味爽發行。色蟬聯。洋溢林塢。四十里。至千綿邑。始入溪口。降轎而步。溪凡九曲。十里。

而遠。有四十八潭。因導者指示。得識其大者。曰古木潭。曰赤泉。曰雌雄之泉。曰抱巖。曰蓮潭。曰白泉。曰摩惠。曰木葉不浮之潭。曰八丈。曰三郎。皆巖泉飛落而成潭也。巖則丹崖翠壁。錦繡交錯。尖而如削者。平而如截者。如岑樓之獨秀者。如屏風之迤邐者。古松蒼柏。奇花異草。點綴其間。泉勢墮巖。形而變為瀑布。為水簾。為烟之空濛。為雪之飛翻。蓄而為潭。溢而為溪。

昇四如字六為字如天花舞空觀者眩目

大抵一奇

未了。一竒已至。實使人應接不暇也。八丈最爲偉觀。瀑高潭深。傍多盤石。平曠可坐。諸子張筵於其上。相議曰。溪勢蜿蜒。殆一龍也。八丈其頭。三郎其髯。蓮潭腹而古木尾也。乃改八丈泉爲龍頭泉。他因舊稱而加修飾。品評既定。請予曰。此境僻陋。未有人知。幸辱君子一來。請作之記。以爲溪之光榮。予曰。山水待人而著者也。浣花於杜少陵。永州於柳子厚。皆然。今綿溪因諸君而著也。若建者不能

使溪有光。而托其餘光已。抑琴湖近在城府。一邦所瞻。猶諸君佩玉立朝乎。綿溪幽僻。亦蒙賞鑑。猶建也。窮陬鄙人。賓於大邦乎。故不辭不敏而作之記。將以爲溪賀。又以自賀。夫我文固不足以盡溪之美。然此記之出。文士騷客自四方來遊。必有竒偉麗特之辭。與之相配。是諸君命建。亦所謂自隗始也。何必辭之。爲諸子適然而笑曰。賓已許言。豈可默。於是賦詩裁歌。各奏其技。作流觴之戲。設

金谷之罰行。杯不停。揮翰如飛。四座同唱。千巖爭應。忽見異氣一道。自潭底升。為虹為蜺。紫綠變幻。昇變幻自龍來。驚而視之。夕陽在山。與泉光相射也。昇。陽與以昧。予起曰。歡樂極矣。何不歸來。乃收宴而爽發相發去。時弘化二年季春十九日也。豐後廣建記。昇人或謂先生之文。過於簡潔。乏偉麗之觀。讀此篇及歌詠橋碑。知其無所不有。

題閑山公扁額後

府內侯封內下市邑民某折薪樹心有正字楷法

端正獻於公。閑山老公以扁其室。使建題後。建曰。政者正也。然政之得正者鮮矣。伏惟老公及今公。正己率物。群下奉令。百度皆舉。萬民得處。所謂正者乎。然則天瑞也。老公曰。我豈敢哉。我將以為箴爾。弘化乙巳三月。

書疾風勁草卷後

予家藏義人遺芳刺本。時時展玩。以寄其意。今觀真蹟。殊覺精神躍如。使景慕之念轉深也。遺芳所

收書東多言殉節之事此則平素所相往復也凡
物有養於素臨事而發然則此源而彼流也觀之
於流豈若觀之於源哉勁草之勁自識者觀之不
必待疾風而後知也中澤子求數語以跋之夫吾
輩徒弄筆翰內之所養未可必也未知諸子之英
靈果甘與之逍遙於一幅之中乎否匡自謙語即
自任語極占

地丙午仲夏書

書亞墨利加竹枝後

我邦於異域獨知有漢韓耳近世蘭舶東來始知
有五大洲而漂民往往有至歐羅巴者若亞墨利
加則邈矣今讀此卷其風土民俗歷歷在掌初太
之為張騫於彼不亦偉乎嗚呼茫茫坤輿始而相
限終而相通古以為遠今以為近通塞之數豈非
天哉龍達人
大觀若小民蚩蚩遇井君而傳名也君好
西學而遇斯人也吾黨之士讀此卷而弘異聞也
遇合之奇豈復非天哉丙午仲秋書

接痘編序

聖人作易。不終于既濟。終于未濟。以宇宙之變。不可豫知也。痘之爲疾。起於後世。當時治術不明。夭亡者大半。後來方法稍備。然猶十失二三。及種痘說出。所失不過百之一。今讀林子文接痘篇。則又僂於種痘。庶幾千無一失矣。嗚呼。民生今世。不亦幸乎。抑痘起後世。醫猶執古方治之。種痘之說。近於百年。猶未遍海內。接痘雖僂。其果遽行乎。井。蛙。

惑。海。夏。蟲。疑。水。安。於。故。而。不。能。就。新。常。人。之。情。也。悲哉。夫制度之創於秦後。或勝三代。竺乾荷蘭之說。或精於漢。豈唯聖人之知不徧物而已乎。亦以宇宙之變。不可豫知也。故其以未濟終易。實欲前賢後賢相繼而興。隨時以裁成。輔相事物之宜也。望於後人深矣。予喜子文之舉契古聖旨。故弁數語。以解流俗之惑。若後來更有方之僂於接痘者。我又不辭爲之悠揚也。

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集中多此伎倆。可玩。

未季春書。

固大議論假小事發之文之關係世道者

書必東翁燕居圖

歲云暮矣。閭里騷然。會挂必東翁燕居圖於壁。因思清閑如翁者。一鄉幾人。要之身閒可得。而心閒不可得。非翁有養於內。安能如此。予與翁竹馬相識。既六十年。白首矻矻。下筆不能自休。亦有愧於此圖也。丁未季冬念八日書。

龍先生雅愛東坡其作題跋自然相近

嚴子陵垂釣圖

足加帝腹。巢由隨肩。古松流水。清風颯然。

藥笥銘

寧為庸相。勿為庸醫。稗政易見。拙技難知。惟毒惟良。惟汝所使。器而用之。道同君子。

畫玉贊。為竹尾明府。

不貪為寶。何取於此。先民有言。玉比君子。維溫維潤。維德之似。觀於畫圖。可自省矣。

又為大坪氏

真玉實貴。畫玉亦珍。君子比德。不在畫真。

日隈圖贊

鬱彼龜陰。水深巖峙。誰鍾其秀。騷人韻士。

月隈

山不在高。水不在長。君子所宅。山耀水光。〔在〕官府所在故

云

星隈

鼎之一足。具體而微。小星嘒嘒。二曜並輝。

故府尹鹽谷君碑

〔允〕起結用議論中間敘事文勢流動〔昇〕篇中無奇特

展然其叙事乍東乍西文勢如織紆餘曲折極可玩味

古之涖民者。惠澤遠敷。則民從而謳歌之。若召南詠甘棠是也。後世人情浮華。喜頌揚官長功德。往往勒之於石。然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碑亦隨毀。若其去後。見思非有實惠不能也。故府尹鹽谷君之去我日。田而居江都也。語人曰。我在豐時。用力民事。經營多端。有未及成功者。於心不忘。且我辱

任四方而在豐之日最久。部民亦相親昵。百歲之

後。吾神魂其遊豆隈之間乎。尤將述在任之事。先

思府君先述府君思民將述其功。初日田境內田

多甌窶。官屢有鑿渠之議。皆以為難。及君涖任。

創建竒策。鑿山剗石。水從竇中過者十里。而後分

為諸派。浸漑所及。東自上堰。西北至友田。十有三

郵。皆變沃壤。日田玖珠之道險。更闢坦路。尤二句

前後異是法。納租於長崎也。苦於陸輸。乃浚豆隈二川。

而造運租之舩。風帆絡繹而下者五十餘艘。尤與

者三百乘同法。精神溢紙。至于關邨。沿于滌。達于海。尤三句。禹

雅典。其他公私之利。知無不為。但民之蚩蚩。不可與

慮。始尤婉而成至其去後。謳歌始興。尤實經營多端

謳歌始興。結之。君視民如子。尤一句。貫苟有一善。必引見

而褒賞之。民戶有年及八十者。則除其子丁役。請

之於上。以為永制。常慮水旱疾疫之變。躬親齋

戒祈禳。當在任時。天災不生。民以為其應。及聞其

在江都之言為之感泣

尤二句頓挫而上用民以爲其應一句彌縫老手

記德者三以為之感泣結之而與前文相應

君以文化丁丑之歲始臨

我境在任十九年

尤實在豐最久之言

天保乙未東歸明年

丙申卒於江都至今茲嘉永戊申實為一紀部中

父老謀故吏猶在者建碑於官府之東鷹城山巔

為神游所寄屬予作文

尤實部民亦相親昵之言

君諱正義稱

大四郎法號曰惟一院成善日道居士墓在江都

谷中究竟山妙情寺嗚呼君德久而益著古所謂

去後見思君其人耶銘曰

憂民若子汲汲孜孜人亦有言佚道使之公功在

山與山巍巍公德在水洋洋無涯漢有何武去後

見思晉有羊祜隨淚之碑維斯片石公其憩斯戒

我子孫勿毀勿虧

尤流暢圓美昇帆翁極賞此銘辭

書海莊詩後

享保於王李天明於范陸一時翕然摸倣成風三

唐諸家固已桃之若蕪州幽遠柳州清峭何嘗窺

其闢奧乎。菊池子詩風神氣味與韋柳肖。而以雄放竒健雜之。蓋其人素有抱負。托懷於清遠也。昔嘗茶山告予云。我邦無學韋柳者。觀子才具頗為相近。子無意焉乎。然予觀世人。或擬其體。流於清弱。乏於氣骨。意欲其真。而不勝其偽。是以不屑為也。今讀此卷。極得我心。所恨匏繫各天。不得與揚摧得失耳。元學王孟韋柳者皆有此病。夫子獨否。此言殆自道也。讀罷就睡。忽覺身在山水之間。與幽人晤會。有一聲歛乃穿。

烟而來。遽然而醒。嗚呼。詩憲之勝可想也。戊申季

夏書。溪琴書室號。效乃詩憲。

書劉君鳳詩卷管

君鳳豈待予言而傳者乎。而必求題其集。何哉。左太冲之賦三都。時流或欲以此覆酒缸。君鳳新至京師。名望未著。求予言。猶太冲乞序於玄晏也。君鳳之詩。錯綜古今。經緯事物。結構之巧。殆與三都相似。太冲之賦。都下傳寫。紙為之貴。此集未必不

如此也。太冲於玄晏，藉重於當時也。自今日觀之，玄晏非此序不傳，則予亦將藉重於斯集。一言之勞，何必辭焉？君鳳合谷氏也，劉之支裔，踏海而來者，爲原田，爲古賀，爲合谷，諸家率多聞人。嗚呼！陶唐氏之遺澤遠矣。戊申孟夏書。

開句句峭勁陶唐一句所謂使其人

重於九鼎大呂者

題自覺談首

予嘗客田代，識太白翁，談話互日，多中意者。往來

頗熟。大抵今時讀書者，役意不出訓詁考證之間。古人要旨，邈不關心。此輩開口論詰，殊聒人耳。予每閉戶避之，求若翁者，不易得矣。近允仲寄示翁所著自覺談，吁嗟翁亡矣。對其書，猶晤其人也。長日無事，柴門半掩，明窗淨几，潛心而閱之，窈眇之旨，恬澹之味，愈嚼而愈不盡。此未可與今時書生言也。戊申孟夏書。

因結末有味

義府序

明道先生曰。萬物之理。皆有對而無獨。自然而然。非由安排。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予壯得眼疾。不能專力讀書。常瞑目暗想。而有味於程子之言。自天地人物之理。而及鬼神幽明之故。治亂古今之變。尋思推究。錄其所見。名曰義府。又以言不徵古。不可為訓。改稱放言。不敢公世。兒範受讀多年。頗有所了。作為箋注。以標歸趣。因併錄之。僂門生之讀者。嗚呼。世非商周地。殊禹域。竒

言異說。寔繁有徒。脫逢掖而為陳相者。亦復不少。故度時宜而立言。或兼采雜說。以補我用。所以護衛於斯文也。使我免狐裘羔袖之誚。其唯在善讀者耶。戊申季冬書。龍今時倭蘭二學日興。信聖人者。猶防海造舟。礮微異者。稍微。夫子憂焉。此編有采二製。此在善讀悟其旨耳。

長世章乞言

人問神童後來多不神者。畢竟是何物。荅曰。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固極有禪子機鋒。若世章

誠神矣。抑亦由庭訓之勤也。子曰：賜也，日損。商也，日益。賜好與，不若己者處；商好與勝，己者處。才勝世章，或尠矣。然年之高也，學之博也，老於世事也，皆有一長。苟求益焉，自少而壯而老，日就月將，則以神始，以神終者，我於世章見之矣。

題太公畫像

伊呂匹也。鄒賢許有莘，以聖而不及。潁陽豈厭其餘流，爲管夷吾耶？後世推宜尼爲文祖，而公爲武

祖。則亦雙峙矣。嗚呼！公獨非百世之師耶？

龍僅僅數句有

按山力

跋徠翁真蹟

聞徠翁欲學書而不暇，以古法帖貼於障屏，朝夕觀覽。是以其書絕無邦習云。蓋他人學以手，而翁以目也。翁之學術，在以外養內，使學者優游六經，亦此義也。後生果體其意，則宛然三代之人也。顧不能服膺耳。

龍先生非奉物氏者，然此數語非深於物學者不能道。

原君來藏

翁與中瀨某尺牘。字體愜於素聞。因跋。

題新刻張船山詩後

余有眼疾。不多讀書。及得詩句。或與古人暗合。率清人也。元明以上則尠矣。蓋我之與清。時代相接。人情亦近。故發於言者。不期然而然也。夫詩道盛於唐。後世雖有作者。不能勝而上之。是猶百世不毀之祖廟也。過此而往。次第祧之。清詩猶禰也。清詩新於立意。巧於用事。讀之令人。生趣。向故今人。

學詩以唐爲堂奧。清爲階梯。宋也元也明也。旁及而節取之。則庶幾矣。書肆北墨香氏將刻張船山詩。而求題言。船山顯於乾隆嘉慶之間。較其年齒於我輩。不過一二十年之差。予固兄事之後。生年少。乃將父之祖之要。皆得所攀援矣。善哉。已酉孟

夏書。

昇今人學詩之要。盡於此矣。

題西窻隨筆首

龍護上人龍谷碩學也。

昇龍谷明其子孫相承也。

旁涉儒典。受

業於我師南冥龜子。弟周邦從予而遊。姪烟溪從予門人恆子達游。上人今在浪華。與弟謙往來。使其子學焉。儒釋異道。豐周隔海。而繾綣至此。亦所謂有宿緣者矣。上人近著西窻隨筆。論佛門中事。求以題言。客曰。道不同而謀求之。應之交失之矣。予曰。子獨不見彼同舟濟海者乎。左顧估客也。右眄農工漁父也。若有一識文字辨道理者。將把手交臂相謂曰。同乘兄弟也。何暇問道不同乎。自達

者。觀之。天地一舟也。同時而生。同濟也。區區寰宇。可與言者。果幾人耶。何怪上人與予也。客哂而不應。嗚呼。世之逢掖。分洛蜀。辨朱陸。磨牙相齧。宛若仇讐。孰與上人於予。各遊方內外而相忘也。故叙交契之由。庶幾使兩家爲子弟。爲雲仍者。往來無絕。以了未了之緣也。己酉季秋書。龍先生能合一儒釋而不能息

妬我者之謗。猶東坡撰韓碑所云。

題太白畫像

太白喜縱橫之術。有志功名而不能成。終佚蕩詩酒。豈屑爲詩人者乎。然其實未必有經世之才。不如爲詩聖以表百世也。唯其不屑爲詩人。其詩所以高也。子美亦然。志期稷契矣。麗品目確當二近公亦當首肯人作詩多供世俗之玩。論其地位。不過與俳諧師茶博士同伍。是不能爲詩人者也。乃欲以雕章繪句之巧。追蹤二子。難矣哉。己酉季冬書。

題後藤南浦畫像

橫槊賦詩。古有其語。今無其人。若南浦藤君。其庶幾乎。予與君書信往復十餘年。未及見面。而君辭世。今對丹青。亦是古之人也。四海昇平。有橫槊之勇。而不得施。獨讀其詩。而知其人。則詩有助於武矣。詩格雄壯。不墜時世之纖弱。是勇氣所釀成。則武有補於詩矣。古人擇將。取悅禮樂。而敦詩書者。恨君不當其世也。嗚呼。藤君古之人也。今亡矣夫。庚戌仲春書。昇南浦柳藩名士是其小傳

寄題富士石

予無百嗜好。而有元章癖。觀尖秀奇崛。象類峯巒。巒者。輒覺名山神秀。來鍾吾几案也。惠洲上人亦與予同愛乎。世有富士石。予嘗見之。以此想上人所藏。雖不中不遠矣。嗚呼。造物既造斯山。使邱壑遊賞之士。景仰焉。登攀焉。又設斯石。使有濟勝之志。而無其具者。以酬素願。其為吾輩篤哉。富士石所嘗見。今不以不見為憾。上人同愛。不相對而同賞。

此可憾也。

龍末一節是家避實擣虛法庚戌仲秋書。

題珮川詩後

今人作詩。有以多為貴者。對客揮毫。咄嗟而辨。賡歌疊韻。成屋堆山。然惠子五車求一語入玄難矣。至其貴巧者。刻劃剪絲。無有生機。棘猴玉楮之技。未若任造物之真也。草君以詩為日曆者也。事之所在。感之所觸。詩必從之一披其卷。則出處之跡。悲歡之象。宛然在目。篇什極富。而人不覺其多。愈

多而愈精也。刻劃太至而人不厭其巧。愈巧而愈真也。蓋其學植浩博，精神充實，故多之與巧不能以累之而適以見其不可及。己此豈今世之詩哉。抑君職參機務，旁兼教授，出入風議，無事不為。又引接賓客，應對不倦，而吟詠之多且巧，至於若此，求之於古，恐亦不易得也。庚戌孟秋，廣建書。岳先生嘗云：跋珮川集，多所未盡，予意多易粗巧易偽，兼二長去二短，其唯珮翁乎。此篇悠揚盡矣。

如水菴印譜序

昇如先生者，必以詩人卑之，或過其門不入，曰：文章本業。

暇見詩人耶，先生不以介懷，今偶然及之，亦從戲譌出耳。

淡子閒坐，童子入侍，問曰：夫子如有思，何也。

昇戲文以

莊語出之，乃奇。淡子曰：有田子者，求作印譜序，予不曉章

璽之學，思所以言而不得也。童子曰：何不辭之。淡

子曰：詩也，文也，書畫也，篆刻也，均之雅人所玩，彼

不以我異技外之，我獨得自外乎。予好詩，世乃有

一種文人，以攻詩人為務。允一辭非概文人之夫子吟

詠自適，何預人事。且詩四術之一也，以予為非其

人可矣。併罪世之詩人。又欲禁絕古聖所爲教。何
文人之不憚煩也。尤不憚煩妙古之君子。夔龍異長。回
賜分科。未嘗相訾。後世理學之士。往往與文人反
目。是世道之降也。若詩文分黨。自今日始。欲割地
於蝸角耶。將奪巢於蚊睫耶。使古人聞之。其謂之
何。篆刻之人。而求言於我。以爲刀。猶筆也。筆猶刀
也。此其所見賢於今文人遠矣。昇讀而至此。不田
覺噴飯滿案。

子號如水。淡乎君子也。予亦以淡自號。彼以予爲
贈。淡子曰善。

題角毛偶語晉

龍護師與予結莫逆之契。四十餘年。雲海雖隔。雁
魚無絕。近寄示法友南溪上人。所著角毛偶語。以
求題言。余辭之曰。儒釋相訟。余亦寓跡逢掖。豈可
爲黑衣左袒也。師復寄書曰。此息訟之說。孰謂之
相訟耶。且子獨不記昔年之言乎。謂余曰。蜻蜒在

五洲一大桃源也。若彷彿之口既穿而漁人之跡相接則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何可保也。允雅是喻以先王通信海外博致經籍以爲邦典是謂取於人以爲善聖人之心未始有內外也。近世有稱邦學者仇視海外之說并廢漢竺兼黜孔釋其意將焚棄詩書翦滅經論而後止矣。是國家敝事斯文災厄也。因思儒之與釋猶胡越同舟而濟勢宜相助而互相攻惑矣。甘陵有南北而黨錮之禍萌

焉。洛蜀分程蕪而章蔡之間入焉。以古視今安知無鷓蚌並獲之患耶。今南溪非攻儒喻攻釋者使自退耳。南溪之憂即子憂也。予以爲子必欣然解顏曰是得我心。然而未及緡之以口給禦人何也。豈昔年之言亦出一時口給不思踐之耶。予不能答。錄其言而反之。南溪上人龍谷碩學名高一世。予聞其名而未識其人也。辛亥十月。檇東居士題。

允專假他人言爲序一奇也。他人之言出於我反於我者二奇也。龍作此等題言先生所以爲通儒。

也、然古人云、太邱道廣、廣則難
周、小子竊欲以此規先生如何、

於
於

主

人

